

最後的光芒

程



最後的光芒



韋漱園選譯

最後的莊芒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月初版
最後第一版

(二七二〇)

最後的光芒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選譯者

韋漱園

發行人


上海河南路
雲五
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 鮑嘉祥 朱中翰)

小序

這裏所集的幾篇小說，是我幾年來隨手試譯的，事前並沒有預定的計劃，只就個人一時的興趣譯出來，所以很覺散亂無頭緒。現在要結集印出來，只在了卻一點小事，免得在病榻上還時時想起，彷彿有點未完的工作要繼續作下去似的。整理譯稿時，我還臥床不能起來，怕有疎忽的地方，深盼讀者的指教和原諒。集中安特列夫的幾篇是霧野所譯，得了他的同意，也一併收在這裏了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譯者記於北京西山病室中。

目次

契訶夫三篇

渴睡

恐怖

無名

科羅連珂一篇

最後的光芒

戈理奇一篇

人之誕生

安特列夫三篇

目次

一
一
一二
三六
四三
六四

小天使·····	八六
笑·····	一一三
馬賽曲·····	一二四
梭羅古勃三篇·····	
往綺瑪忒斯去的路·····	一三〇
邂逅·····	一四一
伶俐的姑娘·····	一五六
紮伊采夫一篇·····	
極樂世界·····	一六七

渴睡

|| 俄國 契訶夫 著 ||

深夜的時候。小保姆華里珈，十三四歲的女孩，搖動裏面臥有嬰兒的搖籃，口中微微發出唔唔的聲音：

拍喲——拍喲——拍喲，

我來唱個小歌喲……

在神像的前面，綠色的神燈燃着；通過屋子中間，從這角到那角，拖着一條長繩，繩子上面，掛着很大的黑褲和包被。神燈映到天棚上有塊大綠色的印痕，包被和褲子在煖爐，

搖籃和華里珈身上，射出很長的黑影。……當神燈開始閃動的時候，印痕和黑影活躍而且搖擺，好像被風吹了似的。空氣沉悶的很。滿散着酸菜湯和皮鞋料的氣息。

嬰兒哭着。他的聲音早已發啞，而且哭的很倦；但仍然還是叫喊，不曉什麼時候才能止下。華里珈想睡。她的兩眼亂眨，頭往下伸，頸脖疼痛，她的眼皮嘴唇，都不能動彈一下，牠覺着，她的面孔乾枯而且木麻，頭小得如繖針頭子似的。

「拍喲——拍喲——拍喲——」她唔唔的哼：「我來給你煮粥呵……」

暖爐子上，竈蟲亂鳴。在隔壁小門後面，主人和助手安法那西正打着呼聲……搖籃淒慘的吱吱的響，華里珈自己唔唔的哼——所有這一切連合成了當躺在臥鋪上時，一種極愉快聽聞的黑夜催眠的音樂。然而現在這音樂卻只是激怒和逼壓，因為她已經打盹，睡覺卻不能夠。假如華里珈不幸睡着了，那女主人便要責打她。

神燈光搖不止。綠的印痕和黑影擺幌起來，侵入華里珈半開不動的兩眼上面，和她的充滿了朦朧的幻想半睡去的腦海中間。她看見一團團追逐的陰雲，好像嬰兒似的叫

喊，但是忽然寒風吹起，陰雲便墜落下來了。華里珈又看見淡水泥覆蓋很寬的碎石道；在碎石道上，貨車拖的很長，人們馱着背籃，緩緩的行動，彷彿有些黑影來回游幌；在兩旁的地方，透過寒冷森嚴的煙霧，現出森林。轉瞬人和背籃，黑影，落到大地的淡水泥裏面。「這是爲什麼？」華里珈問。「睡覺，睡覺！」他們回答了她。並且他們睡得很熟很甜，在電線上，盤據有些烏鴉和喜鵲，好像嬰兒一般叫喊，來極力喚醒他們。

「拍喲——拍喲——拍喲，我來唱個小歌喲……」華里珈唔唔的哼，而且她已經看見她自己在陰暗沉悶的小茅屋裏了。

她的死去的父親耶費木司基板諾夫在地板上翻轉不安。她沒有看見他，但是卻聽見他是怎樣因爲疼痛順着地面上呻吟亂滾。他的病，正如他所說，『害的疝氣症。』疼痛異常的很，他連一句話都不能夠說出，僅只很費力的吸氣，又用嘴唇吐出擊小鼓的聲音：

「撲——撲——撲……」

母親七拉格亞跑到莊上對主人說，耶費木就要死了。她去的很早，大概該是回來的

時候了。華里珈躺在暖爐子上沒有睡，聽着父親「撲撲撲」的聲音。但是恰好此時有誰來到茅舍跟前。這是主人派來的少年醫生，從城裏趕到這裏。醫生走進茅舍，在黑暗中卻顯不出，但是聽見他咳嗽和彈門的聲音。

「點燈，」他說了。

「撲——撲——撲，」耶費木作出應聲。

七拉格亞慌忙的走到暖爐子跟前，急找銅火匣。一分鐘沉默過去了。醫生很怔怒的往口袋裏掏，搬起了自己的銅火匣。（註）

「停一會，好先生，停一會，」七拉格亞說着，忙從茅舍裏跑出去，過沒多大工夫，手裏殘蠟頭轉回來。

耶費木雙頰透紅，兩眼閃爍耀明，目光有些特別銳利，十分像是看穿了茅舍和醫生似的。

「喂，怎樣，你是在想什麼？」醫生屈身向他說道。「唉！你這是很久了麼？」

「有什麼死的時候到了，先生……我活不了啦……」

「真是胡說……醫治得好」

「這是你的願望，先生，我們誠心感謝你，不過我們明白……假如真是死了，這有什麼。」

醫生在耶費木身上費了有一刻工夫，以後擡起頭來說道：

「我完全沒有辦法……你要得上醫院去，那裏給你施外科手術……一定得去！再遲一點，醫院裏都就睡了，但是這也不要緊，我給你寫個字條。聽見了麼？」

「好先生，他坐什麼東西去呢？」七拉格亞說，「我們沒有馬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去請求主人給你馬。」

醫生走去，蠟燭熄滅了，又重聽見「撲撲撲」的聲音……半小時以後，有人來到茅舍跟前，這是主人派上醫院去的小車。耶費木預備齊妥，乘車走去了……

美妙鮮明的早晨到來。七拉格亞不在家：她到醫院打聽到底給他施什麼樣辦法。有

處嬰兒正在哭喊，華里珈聽彷彿有人用她的嗓音在唱：

「拍喲——拍喲——拍喲，我來唱個小歌喲……」七拉格亞回來了；她劃着十字，輕輕的說：

「夜間給他診治，快至天明，靈魂便交給了上帝……升了天國，永遠的平安了……有些人說，事情弄遲了……應該早些……」

華里珈走到林裏，在那裏哭，忽然有個人照着她的後腦蓋打去，用了異常大力，她的頭被撞在一顆樺樹上。她睜兩眼，看皮鞋匠主人正在自己面前立着。

「你這是怎麼弄的，懶丫頭？」他說，「小孩子哭，你睡覺？」

他狠狠的扯動了她的耳朵，她頭亂哆嗦，連忙搖搖籃，唔唔哼起了自己的小歌。綠的印痕和黑影對她眨肥的眼，搖幌起來，很快的又主宰了她的腦海，她又看見覆蓋了淡水泥的碎石道。背上馱着背籃的人們和黑影，伸腿躺下，熟熟的睡去。華里珈一望見他們，心裏就非常想睡；她許臥下很快活，但是媽媽七拉格亞和她一陣，卻催她快快的走。她倆

個忙到城裏找工做。

「施點東西吧，爲着基督！」媽媽向路上的人請求。「施點上帝的恩惠，好心的爺爺！」
「小孩送到這來！」有個熟人的聲音回答了她。「小孩送到這來！」重複那照舊的聲音，但卻已經暴怒而且嚴厲。「你睡，下賤的丫頭！」

華里珈連忙立起來一看，纔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：碎石道，七拉格亞，路上人全沒有，在屋子中間僅只是女主人站着在喂自己的小孩。當肥胖寬肩的女主人喂哄小孩子的時候，華里珈在一旁站着，兩眼對她看望，等候她的事情終了。壁窗的外面，天空已透露青藍色，黑影和綠的印痕在天棚上顯現蒼白。朝晨快到來了。

「抱去，」女主人忙扣上胸前小襖衣說道。「他要哭，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嚇了他。」

華里珈攬過孩子，把他放在搖籃裏邊，又搖幌起來。綠的印痕和黑影漸漸消失了，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再能模糊她的腦筋了。然而想睡，可怕想呵！華里珈把頭放在搖籃邊上，用全身來幌，爲的想躲開了迷夢，但是兩眼仍然眨肥，頭也沉重的很。

「華里珈，煖爐子燒着！」門後面發出主人的聲音。

已經到了工作的時候了。華里珈放下搖籃，忙跑到草棚裏取木柴。她很喜歡跑和走的時候，已經不是這樣想睡，像坐着時的情景。她取回來木柴，燒起爐子，她感覺到她的木麻的臉是怎樣好了，思想也怎樣清明。

「華里珈，銅煖炊端上來！」女主人高聲的喊。

華里珈劈裂松明，但是剛才把牠燃起，向銅煖炊裏塞進去。恰好新的使命到來：

「華里珈，給主人的皮鞋套洗刷乾淨！」

她坐在地上，洗刷皮鞋套，她想許是很好，假如把頭放在大而且深的皮鞋套裏，躺在裏面打一回盹……忽然皮鞋套漲大，裝下了全屋，華里珈刷子失手，但比時頭連哆嗦，大睜兩眼，熱力的看望，想教一切東西並不會擴大，在她的眼裏也不會轉動。

「華里珈，先從外面臺階上刷洗起，不然有來定活計的，看着使人真難受。」

華里珈刷刷洗臺階，收拾各屋，以後燒別的爐子，又跑到小舖子上去。工作很多，連一分

鐘開空都沒有。但是任何沒有像立在一塊地方，靠小櫥桌跟前，削洗馬鈴薯這樣難受。頭向前伸，馬鈴薯在兩眼裏發花，小刀從手裏滑下去，旁邊又胖又發怒的女主人袖頭挽在手上來回的走，說話聲音很大，在耳朵裏發響。伺候吃午飯，拭洗補縫，也是和這同樣的苦楚。有時想睡，什麼也不顧，就歪倒地上。

白晝過去了。華里珈一望，窗戶上正已發黑，用兩個小拳頭緊按着木麻的太陽穴，微微的含笑，自己也不曉是爲什麼。迷茫的晚色親密的來撫慰她的朦朧的兩眼，而且以迅速的好夢招約她。晚間時分，來了一些客，瞧看女主人。

「華里珈，銅煖炊端上來！」女主人大聲的喊。

女主人的銅煖炊很小，在來客沒喝好茶之先，生了有五六次火。既喝茶以後，華里珈整個鐘頭在一旁站着不動，對客看望，等候遣使。

「華里珈，快跑去買三瓶啤酒來！」

她離開原位，連忙跑去，特別用力加快，爲的想逐去了夢魔。

「華里珈，快去取燒酒來！華里珈，拔瓶塞螺旋釘在那裏？華里珈，去洗滌鱸白魚來！」以後客散去了，火已熄滅，主人們便躺下睡覺。

「華里珈，幌小孩子！」最末一個使命出來了。

緩爐子裏，竄蟲亂叫，映在天棚上的印痕和褲子，包被的黑影，又侵到華里珈半開的兩眼上面，誘迷她的腦海。

「拍喲——拍喲——拍喲，」她唔唔的哼：「我來唱個小歌喲……」

小孩子叫喊已經很疲乏。華里珈又看見水泥道，馱着背籃的人們，七拉格亞，父親耶費木。她全都明白，一切全都曉得，但是穿過了半夢境的她，無論如何卻只是不能明白那種絆住她的腳手，壓迫她，擾亂她的生活的力量。她向四圍一望，追尋這種力量，想從牠逃脫，但是卻沒有找着。最後她疲倦的很，盡所有的力量和目光，往上看那正在閃動着的綠印痕，又聽到了喊聲，於是她找到了擾亂她的生活的仇人。

這個仇人，正是小孩。